

列傳 叛臣



李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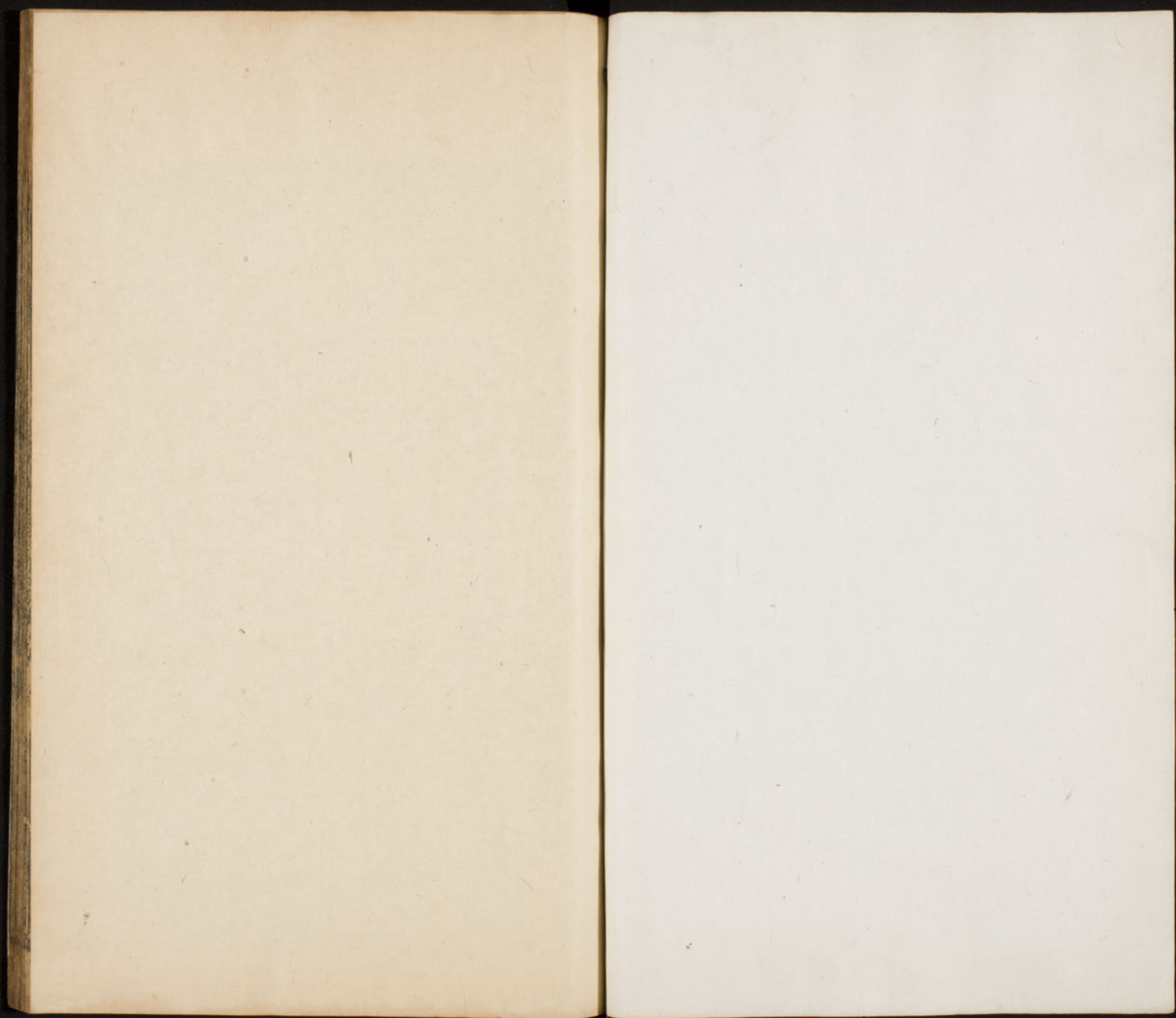
世家

南唐李氏

西蜀孟氏

明監本宋史

卷百十七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宋史四百七十六

李全者澶州北平人其父全自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蓋

目權請善下人以弓馬者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

初大元兵破中都全主寬行鐵敵在橫道民得殿祖

思亂於是劉二祖起奉其孫志如二祖死有儀繼之

形義斌石理是全時曾集得馬王揚德廣王顯中全等

李全者澶州北平人其父全自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蓋

目權請善下人以弓馬者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

初大元兵破中都全主寬行鐵敵在橫道民得殿祖

思亂於是劉二祖起奉其孫志如二祖死有儀繼之

形義斌石理是全時曾集得馬王揚德廣王顯中全等

附之揚安兒起掠意應王... 王... 三... 劉全
為帥返君立正財間道曹... 王... 中... 正等附之
餘... 起大元兵至山東全... 及真元死馬全與仲
兄福聚眾數千刺慶福國... 及用... 田四千洋洋
弟... 等成附之大元兵退金乃... 是元... 為山東行
者黃... 為經歷官... 將... 軍三千討之... 兒千...
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 輕... 走即... 金入募其頭千
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 友偽稱九天王不開
軍務... 兒... 四娘子... 拔得善騎射劉全收... 卒奉而
統之... 三... 姑... 眾... 掠食至... 山全以其眾

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 甲與... 戰又敗... 張
惠望見全躍馬赴之... 槍及... 上若有... 繫其馬足而... 者
全得收餘眾保東... 劉全分... 軍駐... 上... 儀... 汾州
不下... 自清河出... 徐州... 潰其眾彭義斌歸... 全
黃... 者即阿魯達... 即... 二... 指... 姓完顏志... 張... 飛
燕... 俠... 一也... 數... 入... 者... 出... 沒... 鳥... 烟... 實... 貨... 山... 委... 而... 不得... 食
相率食人有... 况... 者... 親... 江... 武... 鋒... 卒也... 亡... 命... 盜... 販... 山... 陽
誘... 致... 果... 商... 上... 來... 無... 售... 異... 十... 倍... 矣... 楚... 勿... 應... 純... 之... 憤... 以... 王
貨... 比... 人... 至... 者... 雖... 舍... 之... 又... 說... 純... 之... 以... 馬... 銅... 錢... 為... 名... 地... 度
淮... 之... 繁... 采... 者... 豈... 可... 漫... 安... 兒... 之... 未... 敗... 也... 有... 意... 歸... 宋... 者... 禮

宋人定遠民多先者嘗為大校劉佑家厥者臨佑部
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慶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
陽黃綠錕得見純之道康傑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
李立准東交無崔與之皆合說之沿江增戍恐不能
禦乃命先為總察諭意羣康傑復錕為武銓軍副將
辟是州都監與高是表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
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說合兵攻海州糧援不
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蘆花吉州會金守諸寨李家別
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責別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
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安聞于朝謂山原可復時

頗歲小稔朝野無爭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
招納竊劫狂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
是首置日休武三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三千人名忠義
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連水輝
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
全軍至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全疑議再攻海
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海
州全經略阿不罕納不刺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鄂軍
和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據
香州禽黃樞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

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贖先懇丙請
贖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
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
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受淮大掠
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慶門顯臣
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
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成
蒙出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謂全與
先時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艱重赴之祭
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月元軍進駐天長全進

駐射貽鼎立以待金人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

烈牙吾答名盧鼓逆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擁之金

兵弱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庄而還三圍俱

解全喪矢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

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苜密登

巢維淮濱棗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及

猶賊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維州上承揣知林意乃

縛兵言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已猶豫不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

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元弟全既得林要
領附表奉十二州板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
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瑄所作也秋授林
武置天大示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
州觀察使示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說制增放
二高之八錢糧徒之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
戰討殺金太子者有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
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干沙云然四駙馬所獲者法
上于朝乞如約與負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
也十一月大雨至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泗州

阻水今如平地來請以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野胎
劉璋議璋集諸將於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搃三千
人從夜半度淮水向一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
全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二年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壩嚴實求內附拱與定
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
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及野胎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
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軍可乎於是

全合於軍得數萬籠東平之城南金榮攻蒙古剛帥
衆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鐵透壕躍馬索戰
時大暑全見城隍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
岩中通河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得梁全首
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
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
馬遂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
威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會諸將至拔全
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
馬林兵還青州全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

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蓋利以慰贖之
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
也全至楚州屬石先赴行在全自滑口之捷有輕語
將心獨先嘗贊戰助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
所任吏莫凱使諸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
欲收其軍統制陳選往遵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
德珣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
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還還涉
恥之乃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
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衆淵等陽受

命汝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廷無怪為美其後有
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廷汝恐甚全結府吏
同知之乃見汝請討廷汝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
南渡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廷有備然後命
一將招廷軍來者則餓糧不至罷交衷心一散廷黨
自難汝用其策廷汝果窮廷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
淵而拔武正德珍與其謀主五車歸大元連水軍未
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
主北軍則淮楚為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
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

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
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
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
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
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
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
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
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
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

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單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單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焉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瑄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瑄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

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瑄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

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
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
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
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
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愬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
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
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
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
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黥胥王翊閻瓊勞林
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

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某歸入門忠
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俸忠義而
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
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
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通
邳朮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渾統之所以
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
興使不為己意唯忌帳前忠義乃設福高友等身過
出宣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議則
將校張則亦張謀焉然未能合也及全壽滿福即事

全忽請曰忘義烏合久籍南奉直者別置新籍一納
諸朝一申制聞一留全而庶功過有攷請給無警
遣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
人英德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
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
反欲傾泮而代之會名國奉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
狀已著非有未深未能消弭蓋自滿也至是番行簡
為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理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
徐希穆雅意開聞及聞國用希穆勸助秀乃騰國奏注
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

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岳得之即以報全全
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約喜兒
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
不得進合兵密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
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揚氏郊逐國辭不見
揚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
曲直偏坐之鴆齊一歲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
誇其衆曰全仰我養育表裏示威即奪走不暇全全
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致書言國喜由
加勞接即日具補宗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

言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為笑國
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邊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
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言汝等意
慶福以事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忝制置則曲在我今
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齋戒全曰節度富
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紉全拜不為全
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
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制帥亦免汝
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
報朝廷不為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

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
隔簾貌若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遺全不受
國固遣全俟其克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
者半月卒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
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
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
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
虜矣義斌求趙邦永來山東全為白之國諾邦永乘
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
毋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

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肅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事見茲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福還楚城使爲亂或教楊氏一妄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

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衆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荀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頰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

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光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
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
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
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
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
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
復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
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丙
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
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

同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
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
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
往盱眙分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
置酒相勞苦文信僞爲裏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
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
同見提刑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
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
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
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出而擒之劉全以兵翼

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
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
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
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
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
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
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
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
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
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

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
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
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
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
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
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
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
之闕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兼
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
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

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
番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
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偽爲金兵道邳州出漣
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全引二百騎度淮與
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援全鈿與慶福俱重
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
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
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
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
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

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紳及將校飲酒酣全
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
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
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
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友全陽罵之紳以
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
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揚氏而手足
置矣軍器軍止餘槍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
晞稷使釋二縵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
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許機事慶福嘗

盜篋者三百千不之闕全始發城使家僮讀之有廟
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荀夢玉書即以慶
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
召取辭全如京已卯全餽餞夢玉如平時繕磴諸子
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王者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
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
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明日義
越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
千四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
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會全

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約全降兵兵
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汭
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
淮進據運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若或生禽或
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儻
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
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為
言不盡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繼達之時朝
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三
拓也而北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

之降王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
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
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
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
恩徧麾下人人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
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
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
俱歸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春趙范奉祠林瑛
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大元
且仰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未經理三月而

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
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砮糧援路絕全遣小校周興祖
繼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
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
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
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
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
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
廷方謀易帥劉璋又在盱眙雅意見聞又見賊勢稍
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牂延譽京師自謂

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忙亦垂涎代瑋從史尤力九月以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忙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晞稷以戶部侍郎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瑋怒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瑋素畏全校亦俾留盱眙忙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三十三

十一

監生趙思忠刊

其於然烟當其東... 內草且如且... 亦真金... 亦真金...

列傳卷第二十三

朱中向百七十一

明...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亦真金...

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盡亡河北南據雄霸
福慶福徒手不立甫救之左右羣起救慶福及甫甫
將問疾慶福不覺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包乃勸
慶福往使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進見福卧不解衣心
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
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
福慶福徒手不立甫救之左右羣起救慶福及甫甫
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盡亡河北南據雄霸

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
灤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伺大元將俚砮奴屢
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
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砮奴砮奴喜
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窩羅虎醉俚砮奴
而推使投閣幾斃焉窩羅虎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
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
福以慶福頭納狝狝大喜未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
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
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狝

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
養忠義則不必建閩開幕今建閩開幕如故獨不支
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閩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
與楊氏謀召紳飲紳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
散去福與紳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紳二妾諸幕
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未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
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紳及見之福兵欲害紳
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絕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
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未始欲
輕准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閩就以紳楊紹雲無制置

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
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
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閩
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
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張
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此豈可
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
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
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
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

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托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托輕僮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為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戰鑑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均重惟聽青區畫省檄

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于貽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托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迨自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八月辛酉惠成進燕托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

日渡淮輸欵以時貽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
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道淮水以
通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姍金宮惠有
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
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全得青
報慟哭力告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
必許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
獻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大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
進州服大元衣冠文裕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
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子淮陰國明

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
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
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皆山東省
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全書至廟
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尊相公豈
肯為此全亦惡青反覆辛酉與登城南樓飲殺青馳
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讓青妻至盡殺之遂備
青軍擢小校胡義為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元年春
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守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
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報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

射陽湖浮屠教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用
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盡結水砦以觀成敗程
朝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
必勝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僭舟羅
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筏
厚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
桐油粘筏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
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
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
池州求通泰入湖之路七月壬辰全使衍德提兵三

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
趨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
奪青崖崗據之九月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崗人
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
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貿易輸
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
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
亦遣靳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
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
覘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贖趙五嘯合亡命雜

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艦陽言
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未幾還嘗燕張國明等忽曰
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為有是言也全曰
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
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
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瑋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
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
民兵捍禦為賊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
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
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

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度江
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塩場在焉莫若
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塩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
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
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
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
寶玉資其行宿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
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
餽要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
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

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庚午水陸數萬徑搏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過喻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胄玠李易入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柝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今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色入憲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

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璈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粘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璈夫以大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

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柰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表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

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大枋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

繆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富以嘯集僞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逐邊臣虔劉我民輪掠其衆狐假威以為畏已犬吠主旁若無人姑務包舍愈滋猖獗遽效攘於塩邑繼掩襲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為封豕以泔食貪婪無厭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容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僉議堅一意以勦除蔽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氓期洗沈寃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

脅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有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條式孚羣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劫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衍德國安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馮埒于世珍雖為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連

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為逆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
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
大展皇略亦為逆全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噫以
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之所代也促荆襄淮西諸
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璪夫恐欲走副都統丁
勝劫閹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
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
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曰設
有寇至未闔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

濠人皆苦之程朝宗亦以為笑既而勝決新濠水
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心謂不急全
至勝開水門約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食不與
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
之說是日璪夫得飛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
楚州璪夫亟遣劉勇即全壘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
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始耶璪書不受惟留省劄璪
夫始知全給己亟發牌印還范全塞泰州城濠
于秀傑宗雄去通全戒中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寔
之全得單煙失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

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那無雄武開
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入坐郡治齊發帑出所獻
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聞有何
假汝獻為乃舍濟愈州廳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
申全問趙三既入鞭笞德曰我計先取揚州度江爾
曹勸我與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度耶莫
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
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連河之衝使胡
義將先鋒馬駐平山臺伺三城機便丁卯全攻城東
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壕立馬相勞

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璉戴友
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
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璉等
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
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
未賊引兵二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
崔福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一勝王鑑于
俊擊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統制張達監軍張
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為數截
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

青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

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甲午全兵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即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揚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

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顯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

驅壯丁增濠而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制之親出刑城西門分二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袍林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于後軍而歸始全反謀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業諸闕易國明沮削全官又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

否人皆恠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陸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褫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收淚就坐疆歡有胸山干道士者老矣生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州償昭占事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為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一賊爾盜固

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誥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柳為號以報光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

塞其雍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
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
晴浮戰塵如躁壤全騎陷淖不能檢制勇軍奮長槍
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
士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
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
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
聞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為首以竟其逆莫肯
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
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

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輩不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
中應曰汝李全已為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
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
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
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
回糧畜敵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
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
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
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靈布上帝驚喜
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軍懼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

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
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
甲寅善湘來犒師二月命胡頴部所獲賊酋二十八
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
遣趙楷往稟廟筭三月歲寅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
吉別遣余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子玠犄角
取鹽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鹽城
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砮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
韓亮戚永昇率多漿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
于諭口丁未亮破賊于崔渭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

河橋勦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門斬

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隊豪如

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破賊砮于壽河拔農民皆從

者萬家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

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道進

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過連

水戰勝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十六霧官兵攻上城賊

守者尚卧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為梯前者或墜後

者繼至自子至未五城俱破斬者數千級生擒數百
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為賊虐至是

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若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
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
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己亥子才率趙必勝
王是軍移若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為銳
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魚花槍
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
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
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為
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眾曰諾翼日
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偽計議馮垣潘子欵子軍
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肯是堅
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之計乃遣范用
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
衍德等遣潘子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
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于歸鄭衍德等自
知降亦不免始送欵于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許奕
萬戶兀林答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
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來無
故而難於陰絕遣王貴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己未大
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漣水壬戌賊先遣妻

擊過淮軍事欲往斬之不能禁及有起殺頭目者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鼠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汗詔贈三官金子壇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六

宋史四百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魯國重事司書參相魯國公碩經進事都統

勅修

世家一

南唐李氏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漫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蠡午各挾智力擅為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欵至于太宗吳越請史漳泉來歸薄伐太

原遂償北漢而海內一矣王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
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
歐陽脩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
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
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南唐李景本名景通後改為璟避周廟諱復改為景
父昇吳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
史有傳景十餘歲以父任駕部郎中諸衛將軍後唐
天成二年溫卒昇遂專吳政昇將出鎮欲以國事付
景拜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昇出鎮金陵遷景司徒平

唐事知中外左右諸王事用之亦起金陵為中外諸
軍副都統昇受吳神武號大齊改元昇元曆帝號各
金陵曰云唐宗室建王怡之後下心後姓李國號
唐對系吳王諸道元帥錄尚書事監封拜土昇三七
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身母宋氏為皇太后立事鍾
氏為皇后用宋齊立周宗為宰相在元地天福不
道立將祖思全何洙侵福建置承之地連乾林初李
守貞以河中叛潛遣舒元揚劫開道史遷於昇景命
其將李金全郭全義出師應之金全以昇業下按初
不願行景固遣之至沐陽固守貞思乃還周廣順初

景又遣其將邊鎬平湘湖尋復失之顯德二年馬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進圍壽州太祖遣使宗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壽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為附庸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奉表獻濠壽泗楚光海六州之地願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大破景軍於紫金山降其將朱元克壽州冬又克濠泗二州五年春改元中興未幾又改元交泰是春馬師克楚州又遣克揚州將議書謂請蓋割江北之地畫江為界歸臣於中朝歲貢土物數十萬世宗許之始置周之

朔上表稱唐國主世宗答書用唐報回鶻可汗之制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臨汴水置懷信驛以答其使景又上言世宗請傳位於世子冀世宗賜書勉諭之乃止景既失淮南之地頗躁橫惡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徽吉皆殺之六年十月冀卒命御厨使張延範充使吊祭建隆元年太祖授命即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繼來降周成等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遣歸二月景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賀登極及澤潞平景又貢銀五千兩為賀七月還京又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紵千匹絹五千匹又

遣其禮部郎中龔慎儀貢乘輿服御物每歲冬正端
午長春節皆以上產珍異金銀器用纒帛片茶為貢
每景及錢俶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景
生日遣使賜以金幣及賜羊萬口馬三百疋索駝三
十以為常制是年親征李重進駐蹕廣陵遣其左僕
射嚴續來犒師俄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朝行在所又
遣其戶部尚書馮延魯貢金買宴并伶官五十人作
樂上壽又貢金銀器金玉鞍勒銀裝兵器及錢銀綾
絹皆有如常數太祖亦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
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

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
嘗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窺覷中土之意自世宗
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
京城之南池景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偽作商
人由建安渡來歸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
學亦挺身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大祖命斬著
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衙校景乃安終以國境感弱
不遑寧居遂遷於豫章上遣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詔
撫之俄而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
祖廢朝五日遣鞍轡庫使梁義吊祭贈賻絹三千匹

子煜又遣其臣馮謐奉表願追尊帝號許之煜乃謚景為明道崇德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本名從嘉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景始嗣位以弟齊王景遂為元帥居東宮燕王景達為副元帥就昇樞前盟約兄弟相繼中外庶政並委景遂參決景長子冀為東都留守後又立景遂為大弟景達為齊王元帥冀為燕王副元帥冀鎮京口周師征淮吳越圍常州冀部將敗之景達中濠州兵衄遁還及割地後出景遂為洪州元帥

封晉王景達撫州元帥立冀為太子景遂尋卒數月

冀亦卒乃立從嘉為吳王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為

太子監國是秋襲位居建康改名煜立母鍾氏為聖

尊后以鍾氏父名春意故也妻周氏為國后遣戶部

尚書馮謐奉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紗羅繒綵

三萬匹日奉養陳紹興之意曰臣之於諸子實愧在

才自出膠庠心雖利於親父兄之法自有禁日月以優

游思進冀之之餘慮及景遂之意曰臣之於諸子實愧在

告先君固無虛詞人多知者是以伯仲繼沒次第推

遷先君謂臣竟謂景遂為大弟推司國事遷易年

華及乎輶車。遂享富厚。是業正儲嗣之位。以重撫之
權懼弗克。遂自勵。不計於身。而遂其承。因
顧肯堂不敢。誠性然念先世者。臣表妻二十年中
間。務在倦勤。將思程。負其亡兄文獻天子。從聖將從
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數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
顯膺帝籙。猶篤馬。睿情方誓。子孫仰。照則臣。向於
脫。履亦匪。邀召既。嗣宗。材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
天朝。若曰。祖。勿。初心。野。明。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禡。實
當。受。譴。於。神。而。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
况。陛。下。臨。深。美。以。廣。照。姬。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

馮帝力下。撫舊邦。克獲宴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
越國。隣於弊土。近似深讐。言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
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累。嫌撓。工。旒。展
仍慮巧辯。之。簧。之。舌。仰。成。枝。村。之。疑。與。材。異。端。潛。行
詭道。願。一。等。三。燭。顯。論。是。非。庶。使。遠。臣。得。去。危。惡。太。祖
詔。答。馬。皇。女。畫。江。內。陶。用。正。宗。貽。書。於。景。至。是。因。煜
之。立。始。下。詔。而。不。之。會。昭。憲。太。后。卒。煜。遣。戶。部。侍。郎
韓。熙。載。去。不。府。卿。田。壽。來。貢。三。年。詔。煜。應。朝。拜。橫。海。飛
江。水。關。樓。頓。諸。軍。親。屬。有。在。未。者。悉。遣。令。渡。江。煜
每。聞。朝。廷。出。師。克。捷。未。嘗。不。喜。心。定。也。煜。所。請。貢

其大慶即更以冒冒為名別奉如天獻言凶大禮
皆別脩貢物煜有世妻之夜亦遣使進幣景德元年
煜上表乞時名都不許二年又嘉江上許諸州民及
諸監蓋亭戶羅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
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綠江橫按是歲以淮南并飢
特弛其禁三年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
事開寶四年又以占城闍婆天食國所送禮物來上
又遣弟從謙奉珍寶器用金帛為貢且買宴其數皆
倍於前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會嶺南平
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

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賜詔呼名許之煜又敗損制度
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省以樞密院為先
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先
政院降封諸王為國公官號多所改易五年春高
別貢錢二十萬緡以為常太祖以從善為奉寧軍節
度賜第留京師是歲煜又貢米麥二十萬石雜色二
聖樂諸香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者為武備太祖
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使來朝煜但奉方物為
貢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其飢民七年秋遂詔煜去
煜懼疾不奉詔冬乃興師致討以宣徽南院使

軍官度言是形為西南面行管都部署山南東道
度言為都監煜初聞大兵將舉意懼遣其弟從
及潘懷情來買宴首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
器用乘輿服物等及至遂留於別館三師克也
燭之燬其衆二萬於采石磯擒其龍驤都督侯揚
等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
觀其印文皆歲賜之馬也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
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
全乘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
緝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

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為口未有作浮梁渡六江
者志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一移置采石三日而或
渡江右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
對曰或籍已乘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元
耳王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
壽若洎又以徐溫諸孫元橋等為傳詔每言言急
多不通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煜
於外旌旗編野始大懼知為近言所誤遂發
石未令費於上江今連巨筏載甲士軍器入順
一將斷浮梁未至為剗過所破又募勇五五千

太宗皇帝嘗謂其將帥志佩印者
其志亦不固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美略可
不以其威自歸順不必急攻及彬軍圍城之命左
相遣知制誥李穆送從鎰還本國諭以手詔促其降
會相州旱蝗危迫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奉方物來
言平書奏自以來京懇求罷兵太祖不許俄復遣鉉
等入貢仍乞緩師又不答但厚賜物遣之勿從鎰之還
詔諸將罷攻城而煜終感左右之言猶豫不決遂詔
進兵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駐兵宮門煜率其近臣

迎拜於門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湯悅等四十
五人上獻太社御明德樓以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
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
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
為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
諭文告而弗賓申吊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罷綏
江南偽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
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
寬大每為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
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問雖頒召節

亦異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顧干戈之後蹇然弗顧
潛蓄陰謀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
累示招携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揆昔者唐堯
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
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驟車
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閔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
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為外臣矣我恩德比禪與
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
遇盡捨尤遠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
軍仍封違命侯召升殿撫問妻周氏封鄭國夫人又

以其子神武右廂都指揮使仲寓為左千牛衛大將
軍弟宣州節度使從鎰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江州節
度使從謙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神武統軍從度為左
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從信為右監門
衛大將軍姪戶部尚書仲遠為右驍衛將軍刑部尚
書仲興為右武衛將軍禮部尚書仲偉為右屯衛將
軍宗正卿季操為左武衛將軍殿中監仲康為右領
衛將軍殿中少監仲宣為監門衛將軍仍賜其弟姪
宅各一區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
公太平興國二年煜自言其貧詔增給月奉仍賜錢

三百萬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
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
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廢
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先是江南自後漢以來民
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
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
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
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從善字子師偽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
楚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泰寧軍節度充

海沂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時太祖平劉鋹將召煜
入朝故授從善節制仍賜汴陽坊甲第一區煜手疏
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七年推恩將佐以掌書記
江直木為司門員外郎同判兗州衙內都指揮使兼
左都押衙崔光習為右千牛衛將軍衙內都虞候兼
右都押衙子再興為右千牛衛中郎將並同正又封
從善母凌氏吳國太夫人江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
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出為通許監軍四年
卒年四十八子仲翊太中祥符初賜同進士出身二
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坐事免次子仲

猷景德中特錄為三班借職

從誦本名從謙偽封吉王後降封諤國公隨煜歸朝為右領軍衛大將軍遷右龍武大將歷知隋復成三州上表改名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于仲偃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

季操昇從父弟偽江王暹之子也從煜入朝後為右神武將軍累遷左衛太將軍領康州刺史又出為單州都監歷知淮陽連水二軍蔡舒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卒

中寓字叔章少聰慧能屬文多才藝偽封清源郡公歸朝為千土衛大將軍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珍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鄆州刺史在郡追十年為政寬簡部內甚治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景德三年特補供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憐之賜絹百匹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為檢校土聞其宗屬貧甚命贖其半置資產以贍之

舒元穎州沈丘人少儻好學與道士楊訥講習於

萬陽通左氏及公穀二傳與訥同詣河中謁李守貞
與語奇之俱館於門下守貞謀叛遣元與訥問道乞
師江南江南遣大將軍皇甫暉等率衆數萬次沐陽
為之聲援會守貞敗元與訥留江南元易姓朱揚訥
更姓名為李平元事李景歷江寧令駕部員外郎文
理院待詔嘗坐事左遷世宗征淮南諸部多下元求
見言兵事景大悅遣率兵攻舒州復之即以為團練
使又平歷陽景以元為淮南北面招討使周師圍壽
春景以其弟齊王景逵為元帥率兵來救以陳覺為
監軍總軍政元素與覺有隙覺密表譖元於景信之

立遣之將楊守忠代元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
負景欲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大丈夫何往不取富
貴豈必為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家歸世宗景盡誅
其妻子世宗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以為後援大保
康州防禦使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憲初元平守重
權改沂州防禦使為滑州元救世宗與趙匡胤不睦誣奏
元為同產妹婿宋地請求事得趙匡胤怒殺元聞
實五年為白皮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五十
五特贈武恭軍節度使諡忠貞

欽占指迷曲直太祖甚嘉歎之予知自登第知崇知
自至作坊使知樞初相致自言在國家憂國憂民嘗
延路駐泊都監後辭秩居嵩山知白營營事太宗語
及之即召出授西京作坊副使真福謂是後官真宗
初懇請入道歸嵩陽善德後為天嗣宗李元則所屬
後世備庫使歷知樞州麟州都運於時又知靈州復
求入道而賜紫冠服號崇玄大師嘗教守君國有詔
褒獎乾興元年卒年八十一知崇累歷內職至使備
軍使嘗為廣州鈐轄河北安撫副使卒知日子昭遠
入中祥符五年任大理評事因對自陳改大理寺丞

賜進士第至太常寺博士

韓熙載字叔言濟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舉進士名
聞京洛父光嗣為相慮軍中及到使同光末青州軍
亂逐其帥符習雅元嗣為督夜因宗即位誅光嗣熙
載奔江南歷偽吳越和寧二州從事李昇稱號為秘
書郎令事其子昇居東宮昇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
館修撰熙載自言長身如馬不得羈係也以其屬嗣
君也遂上言言事切直昇其言之又攻其不備禮不
如式者十數事大為宗憲所忌昇將葬以
熙載知禮人宗太常博學一時之選重其禮多關議

者以昇繼唐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無或建議以為
古者帝王已矣之已得之謂之反立非後天之自我
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應死海推以為昇與既隆
之業請號烈祖是白是益加是禮禮與禮與禮與
懶慢朝百多闕未義罷去晉天福末中原多事江南
方感其三陳覺馮延喜是討福州師敗而還景祥不
問罪熙載與徐鉉同上疏請賞于法覺延喜曾宗齊在
之黨也熙載為齊立所排舉和州司馬帝在徐鉉傳
久之召為詹事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世宗平
淮甸景憲國用不心熙載請鑄錢及煇集位率行

其議以熙載為兵部尚書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勝
其弊熙載頗亦自悔熙載善為文江東士人道釋載
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
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
賓客生徒雜處煜以其盡忠言事垂欲相之終以帷
薄不脩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單車
即路煜留之改秘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
而集頃之如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
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
左僕射平章事謚文靖葬於梅頂岡謝安墓側命徐

錯集其遺文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被遣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為韓夫子顯德中熙載來朝廷歸景問中國大臣時太祖方典禁兵熙載對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太祖歿極景益重之頗以文章自負好大言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笑之

馮謐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安李昉僭號立子景為太子謐與兄延巳俱以文

學得幸及景嗣位累遷至中書舍人晉開運末閩越大亂景遣謐與諫議大夫陳覺乘傳安撫謐遂矯詔發數郡兵攻福州及敗引佩刀自刺親吏制之不死長流舒州會赦叙用復為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江南以揚州為東都命謐副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謐髡髮為僧匿于佛寺為官軍所獲世宗釋之授太常卿賜與甚厚數年拜刑部侍郎放還為戶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而卒子伉歸中朝與兄儀侷並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人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

歷典藩郡皆有治跡咸平三年知福州卒特賜錢十萬錄其子玄應同學究出身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子少介僻杜門讀書不交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陳喬韓熙載徐鉉等共薦於景為秘書省正字直崇文館煜襲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未幾知制誥為內史舍人有李平者本嵩山道士揚訥依河中帥李守貞漢乾祐中守貞反遣訥與舒元乞師江南守貞敗訥遂易姓名江南以為員外郎遷衛尉少卿蘄州刺史戶部侍郎平好神仙修養之事動作妖妄自言常與神接佑亦好神仙遂相善

二家皆置淨室圖神像常被髮裸袒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又依周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撓未幾而罷佑自以為衆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為朋比將謀反叛又言國將亡非已為相不可救仁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為樞密使小校侯英典禁兵煜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煜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姦惡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父蔭為軍校父
死難於滁州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勤於吏事入
為諸軍都虞候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将相次
皆死而繼勳尚少遂為大將資產優贍營第舍車服
畜妓樂潔飲食極遊宴之好及宋師至諸軍多敗劔
繼勳欲煜之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寔弱姪紹
傑亦以繼勳故為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
計會有風雹繼勳又密陳滅亡之兆偏裨或有募勇
士欲夜出營邀宋師者輒翻而拘之又因請出煜親
兵千餘守闕城為宋師所攻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

師列柵城外旌旗徧野始驚懼知為左右所蔽及是
城還繼勳徙至宮煜乃責其流言盛衆及不用命之
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悉集營創其肉頃刻都盡紹
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煜召為國
子博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
陵煜求能使走兵者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
和解之召為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
詰責惟簡惶恐及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之意李
煜強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事寧後願得栖

隱太祖許之江南平以惟簡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
事開寶九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
也改虞部郎中致仕以其子繕為京兆府鄠縣主簿
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
司以致仕官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
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
士至都官員外郎

傳卷第二百三十八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八 宋史四百七十九

開禧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世家二

西蜀孟氏

西蜀孟昶初名仁贇及僭位改焉其先邢州龍岡人
父知祥事後唐武皇武皇以弟之子妻之是為瓊華
長公主同光初知祥為太原尹知留守事三年平蜀
四年以知祥為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明
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

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閔帝立
乃稱帝於蜀改元明德時清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
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天祐十六年巳卯
十一月生昶於太原初知祥鎮西川不及以族行天
成元年奏遣衙校迎家太原明宗因令部送長公主
及昶與所生母至蜀公主以長興三年卒知祥初署
昶兩川節度行軍司馬僭號以昶為檢校太保同平
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知祥疾立為皇太子權監
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止稱
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尊

其母李氏為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以事誅仁罕
知業乃親政事十三年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
帝晉末秦州節度使何建鳳州防禦使石奉願俱以
城降昶時契丹亂華漢祖起并門中土蝗旱連歲昶
益自大開貢部行郊祀禮自此君臣奢縱及周世宗
克秦鳳昶始懼放還先所獲濮州刺史胡立致書世
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邢臺願郊鄉里之分世宗
怒其無禮不答昶愈不自安乃於劔門夔峽多積芻
粟增置師旅用度不足遂鑄鐵錢禁境內鐵凡器用
須歲為之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玄喆為太

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棧要總
內外兵柄母李氏謂相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
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及入蜀定兩川當時主
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如昭遠者出於微賤
但自爾就學之年給事左右又保正等皆世祿之子
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急此輩有何智略以禦敵高
彥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相
不能遵用其言及太祖下荆楚相欲遣使朝貢昭遠
等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
還仍給賜錢帛以遣乾德二年相遣孫遇楊纘趙彥

韜為謀至京師彥韜潛取相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
以告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於
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帛伐之嘉音實動輔車
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
前鋒而出境先是太祖已有西伐意而未發及覽書
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即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克鳳
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崔彥進克副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克都
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克馬軍都指揮使虎
捷右廂都指揮使張方友克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

禦使張凝克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
克濠砦使內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
張煦克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克濠砦都監殿直
鄭燦克先鋒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克先鋒都軍頭
寧江軍節度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延讓充歸州
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
彬克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克戰擢部署龍捷左廂都
指揮使李進卿克步軍都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
暉克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克濠砦使御
厨副使米光緒克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贊克步

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岳克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
濬克濠砦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克戰擢左右
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節克戰擢左廂都監殿直
劉漢卿克戰擢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諸州兵二
萬人分路討之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
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
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
筭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
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柰何若在地上以今
之兵力到即平矣上壯其言謂之曰汝等果敢如此

我何憂乎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砦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及兵至昶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進等來拒戰昭遠等相繼就擒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其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為其副以守劔門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宋師已破劔門遂遯歸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昶益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将石城對以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昶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

我東嚮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三年正月昶遣其通奏伊審徵齋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食庶獲少延未援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息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昶又遣其弟贇詣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為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卅年猥以童昏繇承餘緒垂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筭遠發

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微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

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覷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駟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庫府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舍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袒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

竇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齎詔
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為國母昶將至命太宗
勞於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
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
器萬兩錦綺千段絹萬匹又賜昶母金器三百兩銀
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
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
翔賜其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即日宴於大明
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
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為其官屬各營居第

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
平劉鈞即如汝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
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食之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
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
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與
昶俱葬洛陽詔發奉義甲士千人護送七月正衙備
禮冊命昶其文曰維乾德二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
朔二十四日戊子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秦國公孟昶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勲伐
繼絕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

者國家乘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於勛華體深仁
於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剪淮夷之凶暨荆及衡洗
蕩逋穢以為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
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
峽惟爾袒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
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
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
卽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祔保永年景命不融奄
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
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

以當宁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
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衛統軍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贊持節冊贈
爾為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
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實超曩制始終之分朕
無愧焉仍贈袒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
初袒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
命學士為詞題桃符至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
撰詞袒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
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

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又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署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即議討蜀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昶三子玄喆玄班玄寶玄寶先卒僭贈遂王昶弟仁贄仁裕仁操昶既降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伊審徵檢校太尉兼侍中韓保正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王昭遠工部侍郎幸寅遜武信軍節度保寧軍都巡檢使李廷珪來關下審徵授靜難軍節度昭遠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寅遜授右庶子廷珪授右千牛衛上將軍韓保正未授官卒保正昭遠廷珪川中各有田宅詔各賜錢三

百萬又成都人王處瓊少孤有司籍其金寶昶降輦送闕下太祖聞之令計其直還焉玄喆字遵聖幼聰悟善隸書年十四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嘗自書姚崇口箴刻諸石昶賜以銀器錦綵廣政二十一年領武德軍節度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子宋師將至以玄喆為元帥精卒萬餘旌旗用文繡以錦綉其杠是日微雨玄喆慮霑濕令解去俄雨止復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識者異之及聞劔門陷遂奔東川數日棄軍遜歸入朝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昶卒

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百壺玄喆獻馬二百匹白玉
水晶鞍勒副之移鎮貝州在鎮十餘年亦有治迹太
平興國初移鎮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
平太原就命為鎮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
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遣與軍器庫使藥可瓊深
州刺史念金鑠左龍武將軍趙延進殿前都虞候崔
翰四方館使梁廻翰林使杜彥圭帥兵歸屯定州俄
契丹入寇玄喆與諸將校破之徐河以功封滕國公
入為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伏未幾知滑州淳
化初病求換瀕淮一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

五贈侍中初玄喆在貝州凡民輸稅者皆令出商算
規其餘羨以備留使之用人煩苦之景德中都官員
外郎孔揆便河北衣論其事詔除之有子十五人隆
記隆詔隆謚隆謚並進士及第玄珪初封王與玄喆
並封拜以檢校太保少師敏當侍親射健箭連中
的視可之賜錢三萬時玄珪方就學為選起居舍
人陳鄂為教授至善仁自陳願以錢賜鄂加喜而許為
鄂嘗感惠至以崇徽永高測韻對為四庫韻對四十五卷
以獻玄珪賞之廣政二年玄珪領鳳州保寧
軍節度又之檢校太傅歸朝為千牛衛上將軍乾

德五年遷右神武統軍武玄詒判金吾衛仗太平興
國九年出為宋曾亮鄆都巡檢又改右屯衛上將軍
淳化元年四月復為右神武統軍六月出知滑州三
年卒

仁贇字忠美初為左威衛將軍同正廣政十三年封
雅王檢校太尉二十年領開州保寧軍管唐二十四
年加檢校太尉及利降遣仁贇奉表詣關太祖召見
廣德殿賜龍案玉帶鞍勒馬俄授右神武統軍丁母
憂起復領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卒
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師

仁裕字鳴謙初為左威衛將軍同正與仁贇同日封
彭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年領黔州武泰軍節度二
十四年加檢校太尉歸朝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
將軍遷右羽林軍開寶三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
傅

仁操初為右領軍衛將軍同正與仁贇同日封嘉王
檢校太傅廣政二十一年領果州永寧軍節度嘗侍
昶射於柁子園仁操連中的者三二十四年加檢校
太尉尤奉釋氏深究其理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
累遷右龍武統軍雍熙三年卒

伊審徵字申圖并州人父延瓌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以女妻延瓌僭封崇華公主延瓌歷陵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蜀州刺史雲安權益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解機務急詔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久之領蜀州刺史秦鳳興師命檢校城砦俄領武泰軍節度選其子崇度尚公主又改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相事無大小一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經略為已任屬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詰軍前昭遠時統軍敗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朝授靜難軍節度乾德六年移

鎮延安開寶未入朝改右屯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衛仗雍熙五年卒年七十五

韓保正字永吉路州長子父昭運繼知祥入蜀及

知祥僭號署珍州刺史保正初事知祥為押衙及僭

位以為豐德庫使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復

刺漢州拜宣徽北院使會鳳翔侯益歸款以保正為

北路行營都監以圖岐陽特晉昌趙贊亦謀歸蜀為

三景崇所逼棄城東奔偽將李廷珪先退歸保正次

陳倉與大將張虔釗龐福誠謀議不叶益亦中變遂

還成都徵為總兵節度領兵出新蜀至隴州漢兵固

守保正無功而還復屯維武廣政十四年走成都其
親更揚處尊訟保正不法視公斬處篋釋保正不問
俄改夔州寧江軍節度李昊讓度支以保正代之未
幾加宣徽南院使山南節度左衛聖立軍節度指揮
使遷奉鸞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遷其子崇遂尚
主宋初荆南高繼冲納土起關之以保正為峽路都
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書魯王遠檢校太尉兼侍
卿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為山南節度與元武定緣邊
諸若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正棄興元保西
縣王師進圍之保正懦弱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

陣以自固為文延德所破保正以麾下避延德追擒
之送全斌全斌驛置闕下太祖召升殿勞問賜袍笏
金帶茵褥鞍勒馬仍賜甲冑未及命官而卒贈右千
牛衛上將軍

王聖遠益州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謹
為童子知存鎮蜀一日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履從
智謹侍入時相方就學知祥見昭遠賜酒食使
左右相調位以昭遠為捲簾使茶酒庫使會樞密使
王處回出知梓州親以樞密事權太重乃以昭遠及
王處回出知梓州親以樞密事權太重乃以昭遠及

李之府庫財帛心其果不而如領石州刺史出為永
平軍節度不數月會昭武李繼勳以目疾不能視事
議以開地處之昭遠遂以永平讓繼勳放餘為兼州
寧江軍節度相母常言昭遠不可用相不從未幾兼
領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及入謝未解通奏職遂
以左街使張仁貴為副使知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
兵書頗以方略自許宋師入境相遣昭遠與趙崇韜
率兵拒戰始發成都相遣其宰相李昊等餞郊外昭
遠酒酣擗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二萬離
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麾軍

事自方諸葛亮將平漢源關劍門已破昭遠股慄發
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恐不能起俄
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
目盡腫惟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
所執送闕下太祖釋之授左軍領衛大將軍廣南平奉
使交趾開寶八年卒

趙崇韜并州太原人父廷隱隨知祥入蜀廷隱奉勇
有智略知祥麾下無及者東川董璋襲成都廷隱大
破之璋奔歸為部下所殺知祥遂有其地及僭號以
廷隱總親軍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累遷至太

師中書令宋王卒謚忠武宗韜驍果有文風祖一置
殿直四番取將家及死事孤子為之始命李仁罕子
繼宏趙季良子元振張知業子繼昭侯洪寶子令欽
及崇韜分為都知領之後累遷至客省使周世宗克
秦鳳將入蜀境為宗韜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
揮使選其子文亮高公土加領洋州武定軍節度山
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
登及蜀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為宋師所擒

高彥儔并州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
蜀累歷軍校為昭武軍監押嗣位遷邛州刺史改

馬步軍使會漢兵大散關克安都砦彥儔以所部
先進漢人燒砦閣道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
還未幾彥儔領趙州刺史俄為奉饗蕭衛都指揮副
使改右驍銳馬軍都指揮使加先聖馬軍都指揮使
真拜源州武定軍節度周顯德初向訓攻鳳州相令
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
玘閉關不納以城歸朝拜彥儔遁歸成都相不之罪
以為右奉饗蕭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廣政二十二
年出授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
院事利州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彥儔謂副使趙崇

宋史四百七十九

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以出時大將劉廷讓頓兵白帝廟西道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讓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與牛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以王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

數日廷讓得其骨煨燼中以禮收葬初和母語和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雖

趙彥韜興州頌政人為本州義軍裨校乾興中和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乃楊蠲為謀至都下彥韜潛取昶與并州蠟丸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并赦遇蠲出師西討並以為御導克興州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為不以部民有訴被盜劫財物鞠之不實彥韜手殺之孫歟心肝民家詣國憲太祖怒令杖配蔡州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少有武勇事蜀為義軍裨校以

功遷戰權都將久之推為
蜀分兵由峽路入將壓其
末師迎入城太祖聞之甚
滿入朝改右千牛衛將軍
為左羽林將軍景昭弟處
祖憫之以其男補供奉官
幸寅遜蜀人初仕起為茂
盛暑不已寅遜上章極諫
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
撰改給事中預修前蜀書

拜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
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
錄事參軍和好擊毬雖
被賞納遷新都令拜司
刑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
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
撰改給事中預修前蜀書

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隨和歸朝授右庶子嘗
上疏諫獵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為鎮國軍
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
登路而卒

李廷珪并州太原人七歲隸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
祥僭號補軍職累遷奉靈州衛都虞候賞拔階州之
功領眉州刺史會圖取鳳州廷珪領兵二萬出子
午谷赴拔始出谷聞趙贊命三景宗所逼遜軍以廷
珪權知興元俄召鄭授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蜀州
刺史拜雅州未平軍節度改右平聖都指揮使領山

南節度又闡州保寧節度城一聖控鶴都指揮使周師
攻秦州以廷珪為北略行一都統秦成階三州竟為
周所取廷珪奉章待罪和一二之以為左右衛聖諸軍
馬步軍都指揮使分衛聖之馬步騎為左右十軍以
武定節度呂彥珩為之使亦一謀廷珪總領之時論以
廷珪不能救援階州不當為總兵柄廷珪亦自陳求
解許之俄加兼侍中蜀成都巡檢使攻遂州武信軍
節度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王全斌之下劔關
也昶遣廷珪與其太子玄詰將兵來拒宋師至綿漢
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詰與廷珪蓋所經州縣盡焚

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案籍詰
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涼廷澤廷澤曰三
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貪
約不畜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借金
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為在千牛衛
上將軍乾德五年卒先是廷珪及王昭遠韓保正川
中各自有田宅昶降後奉表上獻詔各賜錢三百萬
以償其直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乾右建州刺史父
羔客嘗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

至奉天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為
亂兵所殺是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數年
會劉知俊領岐軍圍州城吳踰城出為侯騎所得知
俊與語甚器之寘于門下以其女妻之知俊歸蜀為
署遂州武信軍節度以吳為從事王建使知俊出師
令吳主留務會建殺知俊吳亦罷職王衍襲偽位授
彭州華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吳毋
獨無恙至是十九年吳仕獨顯達乃遣心膂張金王
道迎其母吳請告境上奉迎衍賜以金勅名馬吳至
書泥嶺見母撫吳有號慟哀感行路母蜀亡入洛明

宗授吳檢校兵部郎中詔西川孟知祥三府制一使
趙季良同於權益度支戶部院間授吳一職吳一蜀
又無所授會知祥奏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吳辭歸
洛知祥始辟為觀風推官遷掌書記知祥稱帝擢為
禮部侍郎翰林學士相立領漢州刺史遷兵部侍郎
出知武德軍府加承旨相嘗欲命吳二子官吳固讓
且言遂州判官石欽若蘇涯前蜀時同在劉知俊幕
下願回授欽若等子相嘉歎許之仍授吳二子官俄
加尚書左丞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
脩國史因請置史官乃以給事中郭廷鈞職方員外

卽趙元拱爲脩撰雙流令崔崇構成都主簿王中孚
爲直館俄加吳左僕射和令就知祥真容院圖文武
三九以上於東西廊以吳有叅佐功特畫於殿內自
知祥領蜀凡章奏書檄皆出吳手至是集爲百卷曰
經緯略以獻和資以珍器錦綵俄命判度支戶部廣
政十四年脩成業實錄四十卷景欲取觀吳曰帝王
不閱史不敢奉詔丁母憂裁百日起復俄修前蜀書
命吳與趙元拱王中孚及諫議大夫喬誼左給事中
馮侃知制誥賈玄珪辛寅遷太府少卿郭微右司諫
中黃彬同撰成四十卷上之以判使歸集封趙國公

俄加司空領遂州武信軍節度出判鹽鐵加橫文館
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景嘗召四孫悉授太子司
儀卽舍人並賜緞吳又改判度支使其子孝連尚景
女鳳儀公主累遷太常少卿資州刺史長子孝逢給
事中蜀平隨景入朝太祖優待之拜吳工部尚書賜
第以孝逢爲膳部郎中孝連爲將作少監親屬乘舟
自峽下至夷陵妻死吳聞悲愴成病而卒年七十三
贈右僕射吳前後仕蜀五十年景之世位兼將相秉
利權資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
百人景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

得李紳武宗廟入相制書還以遺吳吳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妓吳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晏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禮初王衍降莊宗吳草其表衆之降也其表亦吳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見者哂之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孝連後至司農少卿吳孫德隣至國子博士德鎔進士及第一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龍門人父昭裔僞蜀宰相太子太師致仕守素弱冠起家僞授祕書郎累遷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爲雲安權

蓋使召見其二子克溫克恭並賜緋以次子克恭尚

袒女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庶政

一年拜工部尚書

時昭裔判益鐵衰老不能親職

文其務於判官李光

遠事多留滯袒患之命守素代判使務父子相代時

頗榮之俄改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益鐵守素奉

親頗勤至雖隆暑暮歸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之禮

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莊產茶園以獻詔

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仍賜第於京城歲餘爲无之

子岳州司法正巳訟其居父喪娶妾免正巳亦坐奪

一官開寶初起爲國子祭酒太祖征河東命權知趙

州及平嶺表移知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部民有逋賦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守素表其事即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齋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次子克恭尚昶女驤國公主仕為光祿少卿歸宋至左監門衛將軍

歐陽廻益州華陽人父珽通泉令迴少事王衍為中書舍人後唐同光中蜀平隨衍至洛陽補秦州從事

知祥鎮成都迴復來入蜀知祥僭號以為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拜翰林學士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昶手詔嘉美資以銀器錦綵從昶歸朝為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說轉左散騎常侍嶺南平議遣迴祭南海迴聞之稱病不出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迴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嘗召昶備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之印殿

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於人之事
上曰朕嘗聞孟祖君臣溺於聲樂迺至宰司尚習此
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迺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
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不復召迺好
為歌詩雖多而不工寧誥命亦非所長但在蜀日卿
相以奢靡相尚迺猶能守儉素以其可稱也



